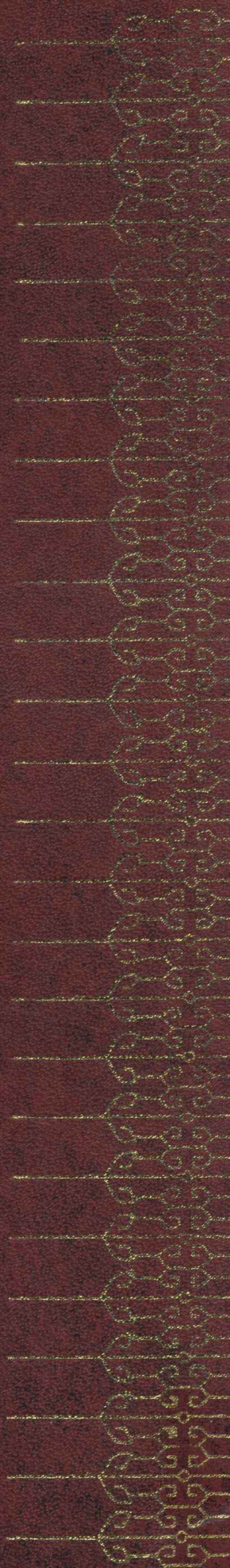


中華大典



唐文學部三

主編：蹇長春

副主編：尹占華

雷恩海

目次

總論

總集	二一
大曆年間浙東聯唱集	二三
吳興集	二四
中興間氣集	二五
南薰集	二七
寶氏聯珠集	二八
荆潭唱和集	二九
盛山唱和集	三〇
盛山十二詩聯卷	三一
御覽詩	三一
三舍人集	三三
斷金集	三四
彭陽唱和集	三四
汝洛集	三五
吳蜀集	三五
三州唱和集	三五
極玄集	三六
瑤池新詠	三七

體類

錢劉	三八
錢郎	三八
錢郎劉李	四一
二皇甫	四二
三包	四三
二包	四三
包李	四四
大曆十才子	四四
三楊	四四
六寶	四八
五寶	四八
杜韓	四九
韓孟	五〇
韓柳	五〇
韓李李觀	五〇
韓張	五〇
韓李李翺	五〇
王孟韋柳	五〇
韋柳	七一

作家

劉柳	七四
劉白	七六
九老	七九
張王樂府	八一
元白	八五
郊島	一〇三
三俊	一〇六
姚賈	一〇六
宋氏五女	一〇九
劉訥言	一一一
錢起	一一一
劉長卿	一二二
薛勝	一四七
胡嘉隱	一四八
郝純	一四八
皇甫冉	一四八
于邵	一五五
張衆甫	一五七
司空曙	一五七

尹植	一六三	崔瓘	二二三	于良史	二八八
釋皎然	一六三	李幼卿	二二三	雍裕之	二八九
秦系	一七〇	李紆	二二四	齊抗	二八九
崔祐甫	一七三	戴叔倫	二二五	陳蛻	二九〇
李泌	一七五	陸羽	二二二	高郢	二九〇
釋護國	一七八	皇甫曾	二二五	韋肇	二九二
王韞秀	一七八	郭鄆	二二七	釋泚	二九二
獨孤及	一七九	陳羽	二二八	崔巨	二九三
朱巨川	一八六	韓翃	二二九	殷佐明	二九三
釋法振	一八七	寶參	二三八	李适唐德宗	二九三
李季卿	一八八	張建封	二三九	鄭丹	二九五
包何	一八八	呂渭	二四一	朱放	二九五
韋執誼	一八九	閻敬受	二四一	劉商	二九七
釋靈一	一九〇	張南史	二四二	古之奇	三〇〇
包佶	一九二	盧綸	二四三	耿漳	三〇〇
顧況	一九四	宋雍	二五〇	鄭錫	三〇四
楊炎	二〇一	嚴維	二五〇	韋夏卿	三〇四
袁高	二〇二	鄭槩	二五三	許孟容	三〇五
李嘉祐	二〇四	郎士元	二五四	李冶	三〇六
常袞	二〇九	張何	二五八	戎昱	三〇八
崔元翰	二一〇	韋應物	二五八	柳冕	三一八
謝良弼	二一一	張繼	二八一	張薦	三二三
沈仲昌	二一二	張志和	二八三	李朝威	三三四
吉中孚	二一二	柳伉	二八七	崔峒	三三四
吉中孚妻張氏	二一二	李巽	二八七	王烈	三一五
謝良輔	二二三	蘇寓	二八八	鄭常	三一五
崔公輔	二二三	李和風	二八八	陳玄祐	三一六

寶叔向	……	三一六
陳京	……	三一七
薛苹	……	三一八
釋清江	……	三一九
釋靈澈釋靈徹	……	三二〇
陸修陸參	……	三二三
高崇文	……	三二四
鄭餘慶	……	三二四
杜寂	……	三二六
苗發	……	三二六
盧殷	……	三二七
趙宗儒	……	三二七
寶常	……	三二八
武少儀	……	三二九
李竦	……	三二九
賈弇	……	三三〇
盧虔	……	三三〇
李益	……	三三〇
朱灣	……	三四〇
姚倫	……	三四一
冷朝陽	……	三四一
韋渠牟	……	三四二
寶泉	……	三四四
鄭鑑	……	三四五
邵真	……	三四六
陳潤	……	三四六
王氏	……	三四六

陸長源	……	三四六
柳郴	……	三四七
李端	……	三四八
柳中庸	……	三五二
張芬	……	三五三
李子卿	……	三五三
劉復	……	三五四
黎逢	……	三五四
張惟儉	……	三五四
章八元	……	三五五
盧景亮	……	三五六
吉逾	……	三五七
元錫	……	三五七
孟郊	……	三五八
暢當	……	三七五
韓雲卿	……	三七七
鄭綰	……	三七八
梁肅	……	三七九
楊於陵	……	三八二
周存	……	三八三
許經邦	……	三八四
于頔	……	三八四
歸登	……	三八六
陸贄	……	三八六
閻濟美	……	三九九
王濯	……	四〇〇
崔邠	……	四〇〇

楊憑	……	四〇一
張莒	……	四〇二
陳諫	……	四〇三
張濛	……	四〇三
丁澤	……	四〇三
于尹躬于允躬	……	四〇四
衛象	……	四〇四
朱長文	……	四〇五
寶牟	……	四〇五
錢徽	……	四〇六
楊巨源	……	四〇七
沈既濟	……	四一四
張登	……	四一五
王顏	……	四一六
尹樞	……	四一七
晁采	……	四一八
房孺復	……	四一八
于鵠	……	四一八
張彧	……	四二二
崔損	……	四二二
楊凌	……	四二二
穆員	……	四二三
陳寡言	……	四二四
任公叔	……	四二四
歐陽詹	……	四二四
李夷簡	……	四二九
李吉甫	……	四三〇

王智興	四三一	皇甫鏞	四六六	李觀	五〇二
楊凝	四三二	王起	四六六	溫造	五〇六
權德輿	四三三	于公異	四七〇	許堯佐	五〇六
武元衡	四四二	崔備	四七一	李程	五〇八
張式	四四六	姚係	四七一	王建	五一〇
胡証	四四七	朱宿	四七一	張籍	五三〇
李逢吉	四四七	唐次	四七二	寶庠	五五一
嚴巨川	四四九	喬彝	四七三	樊宗師	五五二
劉伯芻	四五〇	羊士諤	四七三	許康佐	五五七
獨孤綬	四五〇	周愿	四七六	馮宿	五五八
王表	四五一	王仲舒	四七六	柳公綽	五五九
袁同直	四五一	駱峻	四七七	林蘊	五六〇
王播	四五二	韋綬	四七八	崔立之	五六〇
馬異	四五三	王涯	四七八	崔膺	五六一
韋貫之	四五四	林琨	四八一	陳翥	五六一
龐蘊	四五四	李絳	四八一	王武陵	五六二
夏侯審	四五六	于可封	四八四	曹著	五六二
獨孤良弼	四五六	關盼盼	四八四	韓愈	五六二
張弘靖	四五七	薛存誠	四八五	崔玄亮	六八一
馬總	四五八	長孫佐輔	四八六	崔郾	六八三
杜兼	四五九	竇羣	四八六	盧汀	六八四
潘孟陽	四六〇	麴信陵	四八八	薛濤	六八四
楊衡	四六〇	蘇郁	四八九	杜羔	六九〇
苻載符	四六二	裴度	四九〇	杜羔妻劉氏	六九〇
宋濟	四六三	裴交泰	四九七	蕭祐	六九〇
何諷	四六四	張賈	四九七	馬逢	六九一
劉言史	四六四	令狐楚	四九七	張正元	六九一

張仲素	六九二	辛丘度	九二三	李公佐	一〇七三
杜元穎	六九五	李虞仲	九二三	焦郁	一〇七四
釋廣宣	六九六	寶翬	九二四	沈傳師	一〇七四
李舟	六九八	段文昌	九二六	皇甫湜	一〇七七
陳鴻	六九九	李渤	九二九	馮定	一〇八四
陳鴻祖	七〇〇	韋處厚	九三二	王損之	一〇八五
王公亮	七〇〇	柳宗元	九三五	柳公權	一〇八五
李君房	七〇〇	周元範	一〇二七	楊汝士	一〇八七
滕珣	七〇一	李赤	一〇二八	盧貞	一〇八九
陸復禮	七〇一	范傳正	一〇二九	鮑君微	一〇九〇
林藻	七〇一	李景亮	一〇三〇	崔郊	一〇九〇
孟簡	七〇二	張彙	一〇三〇	元稹	一〇九〇
董挺	七〇四	李翱	一〇三〇	李肇	一一二九
彭伉	七〇五	李約	一〇四六	賈島	一一三一
彭伉妻張氏	七〇五	釋空海	一〇四八	莊南傑	一一五九
李涉	七〇五	盧仝	一〇四八	平曾	一一五九
庾承宣	七〇八	劉又劉义	一〇六一	賈竦	一一六〇
崔羣	七〇九	釋含曦	一〇六三	杜確	一一六〇
劉禹錫	七一〇	李諒	一〇六四	陳存	一一六〇
呂溫	七六〇	戴少平	一〇六四	牛僧孺	一一六〇
郭行餘	七六五	湛賁	一〇六四	嚴休復	一一六七
唐衢	七六六	崔護	一〇六五	韋執中	一一六八
元宗簡	七六七	鄭澣	一〇六六	尉遲汾	一一六九
白居易	七六八	張仲方	一〇六七	羅讓	一一六九
劉公輿	九一三	獨孤申叔	一〇六八	杜周士	一一七〇
鄧魴	九一四	獨孤郁	一〇六八	班肅	一一七〇
李紳	九一四	白行簡	一〇七〇	齊推	一一七一

姚合	釋韜光	張祐	張祐	一三〇一
劉肅	費冠卿	崔涯	崔涯	一三二〇
孫革	吳武陵	盧眉娘	盧眉娘	一三二〇
胡令能	楊敬之	張蕭遠	張蕭遠	一三二一
樊陽源	李正封	李餘	李餘	一三二一
郭良驥	李德裕	趙蕃	趙蕃	一三二二
楊嗣復	薛蘊	楊弘貞	楊弘貞	一三二二
賈餗	朱晝	張又新	張又新	一三二二
胡直鈞	蔣防	獨孤鉉	獨孤鉉	一三二四
侯喜	李播	盧載	盧載	一三二四
柳宗直	何元上	殷堯藩	殷堯藩	一三二四
霍總	張徹	廖有方	廖有方	一三二五
李繁	鮑溶	李漢	李漢	一三二六
孫叔向	韋瓘	滕邁	滕邁	一三二八
柳理	舒元興	封敖	封敖	一三二八
崔覲	崔恭	呂讓	呂讓	一三三〇
李宗閔	陳彥博	沈亞之	沈亞之	一三三〇
李珣	滕倪	盧宗回	盧宗回	一三三四
溫畬	李賀	李貽孫	李貽孫	一三三四
裴潏	柴宿	丘元素	丘元素	一三三五
熊孺登	楊虞卿	顧非熊	顧非熊	一三三五
武翊黃	盧拱	呂羣	呂羣	一三三八
庾敬休	裴淑	皇甫曙	皇甫曙	一三三九
陸暢	郭周藩	周匡物	周匡物	一三三九
王彥威	楊茂卿	劉三復	劉三復	一三四〇
陳翱	歸融	劉猛	劉猛	一三四一
釋德誠	徐凝	劉軻	劉軻	一三四一
姚合	釋韜光	張祐	張祐	一三〇一
劉肅	費冠卿	崔涯	崔涯	一三二〇
孫革	吳武陵	盧眉娘	盧眉娘	一三二〇
胡令能	楊敬之	張蕭遠	張蕭遠	一三二一
樊陽源	李正封	李餘	李餘	一三二一
郭良驥	李德裕	趙蕃	趙蕃	一三二二
楊嗣復	薛蘊	楊弘貞	楊弘貞	一三二二
賈餗	朱晝	張又新	張又新	一三二二
胡直鈞	蔣防	獨孤鉉	獨孤鉉	一三二四
侯喜	李播	盧載	盧載	一三二四
柳宗直	何元上	殷堯藩	殷堯藩	一三二四
霍總	張徹	廖有方	廖有方	一三二五
李繁	鮑溶	李漢	李漢	一三二六
孫叔向	韋瓘	滕邁	滕邁	一三二八
柳理	舒元興	封敖	封敖	一三二八
崔覲	崔恭	呂讓	呂讓	一三三〇
李宗閔	陳彥博	沈亞之	沈亞之	一三三〇
李珣	滕倪	盧宗回	盧宗回	一三三四
溫畬	李賀	李貽孫	李貽孫	一三三四
裴潏	柴宿	丘元素	丘元素	一三三五
熊孺登	楊虞卿	顧非熊	顧非熊	一三三五
武翊黃	盧拱	呂羣	呂羣	一三三八
庾敬休	裴淑	皇甫曙	皇甫曙	一三三九
陸暢	郭周藩	周匡物	周匡物	一三三九
王彥威	楊茂卿	劉三復	劉三復	一三四〇
陳翱	歸融	劉猛	劉猛	一三四一
釋德誠	徐凝	劉軻	劉軻	一三四一

章孝標	……	一三四三
潘存實	……	一三四五
李廓	……	一三四六
馬植	……	一三四八
韓湘	……	一三四九
姚康	……	一三五二
徐元弼	……	一三五二
施肩吾	……	一三五二
盧儲	……	一三五六
崔嘏	……	一三五六
蘇特	……	一三五七
張文規	……	一三五八
姚汝能	……	一三五八
李中敏	……	一三五九
鄭還古	……	一三五九
劉采春	……	一三六一
陳標	……	一三六三
浩虛舟	……	一三六四
丁居晦	……	一三六四
李復言	……	一三六五
李敬方	……	一三六七
紇干兪	……	一三六八
袁不約	……	一三六八
李甘	……	一三六九
元晦	……	一三七〇
路單路貫	……	一三七〇
劉黃	……	一三七一
朱慶餘	……	一三七三
長孫翽	……	一三七九
李邵	……	一三七九
許玫	……	一三八〇
薛瑩	……	一三八〇
南卓	……	一三八〇
厲玄	……	一三八二
李昂唐文宗	……	一三八三
張魯封	……	一三八四
郁渾	……	一三八四
李潛	……	一三八五
周賀	……	一三八五
王師閔	……	一三八九
胡璩	……	一三八九
李爲	……	一三八九
張碧	……	一三八九
釋清越	……	一三九〇
楊德鄰	……	一三九一
王叡	……	一三九一
丁用晦	……	一三九一
劉媛	……	一三九一

總論

論述

《詩式·齊梁詩》 大曆中，詞人多在江外，皇甫冉、嚴維、張繼（素）、劉長卿、李嘉祐、朱放、竊占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己有。吾知詩道初喪，正在於此，何得推過齊、梁作者。迄今餘波尙浸，後生相效，沒溺者多。大曆末年，諸公改轍，蓋知前非也。

白居易《餘思未盡加爲六韻重寄微之》 制從長慶辭高古，（微之長慶初知制誥，文格高古，始變俗體，繼者效之也。）詩到元和體變新。（衆稱元白爲千字律詩，或號元和格。）

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啓》 唯杯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痺，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偏淺之辭，皆目爲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辭，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自爾江湖間爲詩者，復相倣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

《因話錄·商部下》 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略》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獎拔公心，亦類數公。《略》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爲場中詞賦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

《北夢瑣言》卷六 葆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白居易、李翱、皇甫湜數君子之文，陵轢孟、荀、韓、柳、顏、謝。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肅）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鑑。

姚鉉《唐文粹序》 惟韓吏部超卓群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轢轢，首唱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然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揚、孟、斯得之矣。

石介《贈張續禹功》 李唐元和間，文人如蠡起。李翱與李觀，言雄破姦宄。孟郊及張籍，詩苦動天地。持正不退讓，子厚稱絕筆。元白雖小道，爭名愈弗已。卒能霸斯文，昌黎韓夫子。

又《上趙先生書》 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略》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樂天輩數十子而已。

又《上孫少傅書》 昔孔子居於洙、泗之間，七十子與三千之徒就之而不肯去。孟軻則有公孫丑、萬章之徒，揚雄則有侯芭之徒，文中子則有程元、薛收、房、魏之徒，韓吏部則有皇甫湜、孟郊、張籍、李翱之徒。隨之而師，皆能授其師之道，傳無窮已。

鄭獬《劉舍人書》 在韓退之門下，用文章雄立於一世者，獨李翱、皇甫湜、張籍耳。然翱之文，尙質而少工，湜之文，務實而不肆，張籍歌行乃勝於詩，至於他文不少見，計亦在歌詩下。使之質而工，奇而肆，則退之作也。

《唐語林·文學》 李珣奏曰：《略》臣聞憲宗爲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摘章繪句，聲牙崛奇，譏諷時事，爾後鼓扇名聲，謂之元和體，實非聖意好尙如此。

《石林詩話》卷下 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是非其所長，故不多作耳。退之集中有《題湜公安園池詩後》，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又有「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意若譏其徒爲無益，而勸之使不作者。翱見於《遠遊聯句》，惟「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一出之後，遂不復見，亦可知矣。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於不能而強爲之，亦可謂善用其短矣。

呂南公《與汪秘校論文書》 繇揚雄至元和千百年，而後韓、柳作。韓、柳

之文，未嘗相似也，而前此中間寂寞無足稱。【略】彼韓、柳者，蓋知古人之學不如此，是以略其不足爲者，精於其可爲者耳。

《寓簡》卷五 本朝以詞賦取士，雖曰雕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往寓意深遠，遣詞超詣，其得人亦多矣。自廢詩賦以後，無復有美妙之作。昔中書舍人孫何漢公著論曰：「唐有天下，科試愈盛。自武德、正觀之後，至正元、元和已還，名儒鉅賢，比比而出。有宗經立言如邱明、馬遷者，有傳道行教如孟軻、揚雄者，有馳騁管、晏，上下班、范者，有凌轢顏、謝，詆訶徐、庾者。如陸宣公、裴晉公，皆負王佐之器，而猶以舉子事業飛騰聲價。韓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尙刻意雕琢，曲盡其妙。持文衡者，豈不知詩賦不如策問之近古也？」

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固不爲無人。東漢以來狼狽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于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所以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

《廣川書跋·緯守居園池記》 唐之文敝極矣，而後有韓退之振起衰陋，故皇甫湜、李翱、張籍輩相附而出，蓋亦求海中之石，溝中之木者也。嗚呼，能不隨人後以自樹立，宜昌黎公之文獨臻其至耶。

《臨溪隱居詩話》 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及乎感會于心，則情見于詞，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將盛氣直述，更無餘味，則感人也淺，烏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況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感鬼神乎？「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瞻烏愛止，于誰之屋。「其言止于烏與桑爾，及緣事以審情，則不知涕之無從也。」採薛荔兮江中，攀芙蓉兮木末，「沉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之類，皆得詩人之意。至于魏晉南北朝樂府，雖未極淳，而亦能隱約意思，有足吟味之者。唐人亦多爲樂府，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敘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及其末也，或是諷諫，使人發笑，此曾不足以宣諷。想之情況，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甚者或譎怪，或俚俗，所謂惡詩也，亦何足道哉。

洪邁《唐黃御史公集序》 唐興三百年，氣運升降其間，而詩文因之。【略】以至貞元、長慶，經術大明，脩古彌衆。于時墨儒詞匠所爲詩若文，咸矩矱自然，不以彫飾爲工，相與贊翊道真，廣颺鴻化，斯爲鏘鏘爾雅。故文盛於

韓、柳、皇甫。而其衰也，爲孫樵，爲劉蛻，爲沈、顏。詩盛於李、杜、劉、白，而其衰也，爲鄭谷，爲羅隱，爲杜荀鶴。

樓鑰《跋李莊簡公與其婿曹純老帖》 韓文公《潮州表》，柳河東《囚山》，劉賓客《謫九年》，文愈奇而氣愈下。

《野客叢書·元白韓柳》 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爲，視白爲甚慙，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未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略】子厚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退之同。爲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附，此所以與退之異也。使子厚自入仕後，不附叔文之黨，又何慙於退之也。元稹附會小人，遂得入相，子厚附會小人，反爲終身之累。

《餘師錄·李朴》 李朴《送徐中丞序》云：「吾嘗論唐人文章，下韓退之爲柳子厚，下柳子厚爲劉夢得，下劉夢得爲杜牧，下杜牧爲李翱、皇甫湜，最下者爲元稹、白居易。蓋元、白以澄澹簡質爲工，而流入於鄙。譬如哇淫之歌，雖足以快心便耳，而類乏韶濩。翱、湜優柔泛濫，而詞不掩理。」杜牧清深勁峻，而體乏步驟。夢得後逸麗纏綿，而時窘邊幅。子厚雄健飄肆，有縣崖峭壑之勢，不幸不發於仁義，而發於躁誕。至退之而後淳粹溫潤，駸駸乎爲六經之苗裔。

又《謁顧子敦侍郎書》云：「【略】唐興，三光五嶽之氣不分，文風復起，韓愈得其溫厚深潤以爲貫道之器，柳子厚得其豪健肆雄飄逸果決者，僅足窺馬遷之藩鍵，而類發於躁誕。下至孫樵、杜牧，峻峰激流，景出象外，而裂窘邊幅。李翱、劉禹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而體乏雄渾。皇甫湜、白居易，閑澹簡質，斷去雕篆，而拙迹每見。回宮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乏韶夏，皆淫哇而不可聽。」

《滄浪詩話·詩評》 大曆之詩，高者尙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

又大曆以後，我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

又大曆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我所深取耳。

嚴羽《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韓退之固當別論，若柳子厚五言古詩，尙在韋蘇州之上，豈元、白同時諸公所可望耶。

《對牀夜語》卷一 周伯弼云：言詩而本於唐，非固於唐也。自《河梁》之後，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略】元和蓋詩之極盛，其實體製自此始散，僻字險韻以爲富，率意放詞以爲通，皆有其漸，一變則成五代之陋矣。

又 七言律詩極不易，唐人以詩名家者，集中十僅一二，且未見其可傳。蓋語長氣短者易流於卑，而事實意虛者又幾乎塞。用物而不爲物所贅，寫情而不爲情所牽，李杜之後，當學者許渾而已。【略】其起結尤非中唐人可及。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唐詩人與李杜同時者，有岑參、高適、王維。後李杜者，有韋、柳，中間有盧綸、李益、兩皇甫、五賈，最後有姚、賈諸人，學者學此足矣。長慶體太易，不必學。

謝翱《睦州詩派序》 唐代言詩在江東者，戴發運叔倫、許刺史渾、潤人，丘員外丹、丘庶子爲、顧著作況、陸處士龜蒙、姑蘇人，孟先生郊、嚴處士憚、釋子皎然、吳興人，駱少府賓王、張處士志和、僧貫休、金華人，賀賓客知章，四明人，嚴長史維、秦徵君系、吳舍人融、僧澈、越人，張處士祐、金陵人，吳韶州武陵、廣信人，羅給事隱、新城人，項少府斯、天台人，薛補闕令之、歐陽生詹、閩人。其他雖遺逸不可殫舉，率郡不過一二人，多者三四人。惟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間，以詩名凡十人，視他郡爲最。施處士肩吾、方先生干、李建州頌、喻校書晃，世並有集，翁徵君洮，有集藏於家，章協律八元、徐處士凝、周生朴、喻生坦之，並有詩，見唐《間氣》及《文苑》諸書，皇甫推官以文章受業韓門。

《隱居通議·詩歌一·蒼山序唐絕句》 蒼山曾子實原一，寧都人也。有詩名於江湖，編唐絕句，爲序曰：【略】若劉禹錫之標韻、李商隱之深遠、杜牧之雄偉、劉長卿之淒清、元白之善敘導人情，蓋唐之尤長於絕者也。

袁枚《書湯西樓詩後》 噫，詩至於中唐，變之始也。

揭傒斯《詩法正宗》 李太白古風，章蘇州、王摩詰、柳子厚、儲光羲等古詩，皆平淡蕭散，近體亦無拘攣之態，嘲啾之音，此詩之嫡派也。

《吳樓部詩話》引《時天彙》《唐百家詩選》評 元和以後，雖波濤闊遠，動成奇偉，而求其如此等遼遠清妙，不可得也。【略】大曆後，李紆、包佶有盛名，叔倫、士元從容其間，詩思逸發，於綺麗外仍有思致，非餘子所及也。

《唐詩品彙·總序》 大曆、貞元中，則有章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

錢、郎之清曠，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

又《五言古詩敘目·餘響》 元和再盛之後，體製始散，正派不傳，人趁下學，古聲愈微。韓愈、孟郊已述於前，他如張籍、王建、白居易、歐陽詹、李賀、賈島諸人，各鳴於時，猶有貞元之遺韻。

又《七言絕句敘目·接武》 大曆以還，作者之盛，駢踵接迹而起，或自名一家，或與時唱和，如《樂府》、《宮詞》、《竹枝》、《楊柳》之類，先後述作，紛紜不絕。逮至元和末而聲律不失，足以繼開元、天寶之盛。【略】又自貞元以來，若李益、劉禹錫、張籍、王建、王涯五人，其格力各自成家，篇什亦盛。

又《五言律詩敘目·接武》 中唐作者尤多，氣亦少下，若劉、錢、韋、郎數公，頗紹前諸家，次則皇甫、司空、盧、李、耿、韓以盡乎。大曆諸賢，聲律猶近，降及貞元以後，戎昱、李益、戴叔倫、張籍、張（祐）（祐）之流，無足多得，其有合作者，遺韻尚在，猶可繼述盛時。

又《正變》 元和以還，律體多變，賈島、姚合，思致清苦，許渾、李商隱，對偶精密。李頎、馬戴後來，興致超邁時人。之數子者，意義、格律猶有取焉，故合其詩共八十五首爲正變。

王鰲《皇甫持正集序》 昔孫可之自稱爲文得昌黎心法，而其傳實出皇甫持正。今觀持正、可之文集，皆自鑄偉詞，搓牙突兀，或不能句，其快語若「天心月脇，鯨鯢春麗，至是歸工，扶經執聖」，皆前人所不能道，後人所不能至也，亦奇甚矣。昌黎嘗言「惟古于詞必己出」，又論文貴自樹立，不蹈襲前人，不取悅今世。此固持正之所從授與？他日乃謂「李翱、張籍從余學文頗有得」，「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而不及持正何歟？余謂昌黎爲文，變化不可端倪，持正得其奇，翱與籍得其正，而翱又得其態，合三子之一，庶幾其具體乎？則持正、可之文，亦豈可少哉。

《餘冬序錄》卷六〇之極陽閣一 宋公景文《筆記》：李淑愛劉禹錫文章，以爲唐稱柳、劉。《朱子語錄》：李翱文有本領，如《復性書》類。歐陽公只稱韓、李，不曾云韓、柳也。春惟唐代名家，韓、李以次，別稱柳、劉，方是文章

類聚，人品羣分。並學之間，兩得其當。四人者，唐於當時有公評，宋在後世而定議。而今日學文士子，例爲韓、柳之稱，書坊刻本，有并帙焉，非擬倫矣。

劉成德《唐司業張籍詩集序》 唐開元盛時，杜甫、李白、高適、儲光羲、王維諸賢，至大曆以後已兩變矣。當時以文名家者，有韓愈、柳宗元、李翱、張籍之徒，相與奮起，振六朝五季漓澆之習，而自成一言之言【略】韓愈之文出於經，柳宗元之文出於史，故一時文人響應。而李翱、張籍出入門下，爲昌黎厚友【略】然後知昌黎之詩豐而腴，柳州之詩峭而勁，司業之詩新而奇，李翱之詩悲而壯，卒皆可傳【略】今昌黎《原道》功業，爲唐獨出，血食廟庭。而柳州、李翱、張籍之文，爲世所珍，是和其聲而鳴其盛，非窮悲而自鳴矣。

《藝苑厄言》卷一 世人《選》體，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者。毋論彼時諸公，即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材，師匠宜高，摺拾宜博。

又卷四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不盡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又 詩至大曆、高、岑、王、李之徒，號爲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蠡溪夢裏山」，「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慶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絲趨下。」

又 唐自貞元以後，藩鎮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游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贊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稀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干旆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涌，取辦俄頃以爲捷，使事餽釘以爲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牽壓俗格，阿趨時好。上第巍巍，多是將相私人，座主密舊，甚乃津私禁衛。自比優伶，關節倖墮，身爲軍吏，下第之後，尙爾乞憐主司，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真境，爲名利之鈎途，詩道日卑，寧非其故？

《四溟詩話》卷一 七言絕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大曆以下，稍有傍出者。

董正位《歸震川先生全集序》 古來文章家，代不乏人，要必以卓然絕

出，能轉移風氣爲上。唐之中葉稱韓子，而與韓子同時者，有柳子厚、李習之。**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韓文公文鈔引》** 魏晉以後，宋、齊、梁、陳迄于隋、唐之際，孔子六藝之遺，不絕如帶矣。昌黎韓退之崛起德、憲之間，沂孟軻、荀卿、賈誼、晁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及班掾父子之旨，而揣摩之。於是時，譽者半，毀者半。獨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孟郊二三輩，相與游從深知而篤好之耳。何則？於舉世聾瞶中，而欲獨以黃鍾大呂鏗錡其間，甚矣其難也。

《文脉·總論》 唐興，太宗右文，房、杜作輔，貞觀、開元，蔚然炳乎。韓退之友子厚，授籍、湜，湜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孫樵，又文之一聚也。

《文章辨體序說·律詩》 律詩始於唐，而其盛亦莫過於唐。考之唐初作者蓋鮮，中唐以後，若李太白、韋應物，猶尙古多律少，至杜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而古作微矣。

倪謙《松岡先生文集叙》 載道之文，六經不可尙矣。自亞聖七篇之後，至唐而有韓子，宋有歐陽子，皆能發明斯道，振起衰陋，一趨於古。其時號文章家者，非無柳子厚、李翱、籍、湜、王臨川、曾、蘇之流，至論大家正脈，未有過於韓、歐者也。

胡應麟《清源寺中戲效晚唐人五言近體二十首序》 唐律元和後卑卑甚矣，韓、柳、元、白振代之才，弗能挽頽波而力遡之古，而賈簿、姚監輩實始以清新奇僻，闡別派于五言。

又《題李習之集二則》一 李習之、孟東野、張文昌、皇甫持正，皆退之門下士也。惟東野，退之多推獎語。至三君，或稱之籍、湜，或以李翱、張籍從游并稱，則翱之師愈審矣。讀翱集，凡韓皆名之，祭韓文僅呼之爲兄，何耶？

《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 唐七言歌行，【略】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降而錢、劉，神情未遠，氣骨頓衰。元相白傳，起而振之，敷演有餘，步驟不足。昌黎而下，門戶競開，虛全之拙朴，馬異之庸猥，李賀之幽奇，劉叉之狂譎，雖淺深高下，材局懸殊，要皆曲徑旁蹊，無取大雅。張籍、王建，稍爲眞澹，體益卑卑。庭筠之流，更事綺繪，漸入詩餘，古意盡矣。

又 元和中，李紳作《新樂府》二十章，元稹取其尤切者十五章和之，如《華原磬》、《西涼伎》之類，皆風刺時事，蓋仿杜陵爲之者，今并載郭氏《樂府》。語句亦多仿工部，如《陰山道》、《縛戎人》等，音節時有逼近。第得其沈

著，而不得其縱橫，得其渾樸，而不得其悲壯。樂天又取演之爲五十章，其詩純用己調，出元下，世所傳白氏《諷諫》是也。

又《近體上·五言》曲江之清遠，浩然之簡淡，蘇州之閒婉，浪仙之幽奇，雖初、盛、中、晚，調迥不同，然皆五言獨造。至七言，俱疲茶不振矣。

又至岸花飛送客，橋燕語留人，則錢、劉圓暢之祖，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則元、白平易之宗，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盧仝、馬異之渾成，「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饑」，孟郊、李賀之瑰僻，「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島、可幽微所從出，「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籍、建淺顯所自來，「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沈槍」，義山之組織纖新，「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用晦之推敲密切。杜集大成，五言律尤可見者。

又《近體中·七言》七言律最難，迄唐世工不數人，人不數篇。【略】中則錢、劉、韓、李、皇甫、司空。此外蔑矣。

又中唐如錢起《和李員外寄郎士元》，皇甫曾《早朝》，李嘉祐《登閣》，司空曙《曉望》，皆去盛唐不遠。劉長卿《獻李相公》，《送耿拾遺》，《李錄事》，韓翃《題仙慶觀》，《送王光輔》，郎士元《贈錢起》，楊巨源《和侯大夫》，武元衡《荆帥》，皆中唐妙唱。

又《近體下·絕句》唐五言絕，【略】中唐則劉長卿、韋應物、錢起、韓翃、皇甫冉、司空曙、李端、李益、張仲素、令狐楚、劉禹錫、柳宗元。

又七言絕，【略】中唐則隨州、蘇州、仲文、君平、君虞、夢得、文昌、繪之、清溪、廣津，皆有可觀處。

又《外編·唐下》東野之古，浪仙之律，長吉樂府，玉川歌行，其才具工力，故皆過人。如危峰絕壑，深澗流泉，並自成趣，不相沿襲。

又飛卿北里名娼，義山狹斜浪子，紫微綠林儉楚，用晦村學小兒，李賀鬼仙，盧仝鄉老，郊、島寒衲。

又近又類中唐諸名家，而難以賈島、張籍等，殊謬。余細酌，當以隨州、蘇州、錢起、李端、盧綸、韓翃、李益、耿湋、司空曙、李嘉祐、皇甫兄弟爲一編。惜淪才不稱，益時稍後，曾集寥寥耳。若郎士元、賈叔向、崔峒、嚴維，雖有集，恐非諸人比。

又元和韓、柳崛起，文體復古，李習之、皇甫湜輩，遂獨以文顯，而詩不概見。李觀、歐陽，其詩間有存者，亦文之駢拇耳。

又盛唐蕭穎士、李華、元結，文名皆藉甚當時，而湮沒異代者，前掩於王、楊，後掩於韓、柳也。中唐白居易、劉禹錫、元稹詩，皆播傳四裔，而不滿後人者，一擯於李、杜，再擯於錢、劉也。然蕭、李名浮其實，即非諸子掩之，固自難矣。劉、白時代壓之，格律稍左，其才故自縱橫。

又唐詩之拙怪者，咸以盧玉川、馬河南，開元間任華已先之矣。唐文之軋茁者，咸以皇甫湜、樊宗師，天寶間元結已先之矣。

《唐音癸籤·評彙三》詳大曆諸家風尚，大抵厭薄開、天舊藻，矯入省淨一塗。自劉、郎、皇甫，以及司空、崔、耿，一時數賢，覈籟即殊，于喁非遠，命旨貴沈宛有含，寫致取淡冷自送，玄水一畝，群醴覆杯，是其調之同。而工於浣濯，自艱於振舉，風幹衰，邊幅狹。崑詣五言，擅場餞送，外此無他大篇偉什，歸望集中，則其所短爾。

又《評彙六》中唐絕如劉長卿、韓翃、李益、劉禹錫，尙多可諷詠。晚唐則李義山、溫庭筠、杜牧、許渾、鄭谷，然途軌紛出，漸入宋、元。多歧亡羊，信哉。

又《談叢三》唐至開元而海內稱盛，盛而亂，亂而復。至元和又盛，前有青蓮，少陵，後有昌黎、香山，皆爲其時鳴盛者也。

陸符《四六法海序》先秦兩漢之文，至六朝而一變。六朝駢偶之作，至韓、柳而再變。一變而秦漢之體更，再變而秦漢之法出。故以後稱大家者，無不以韓、柳爲宗。乃昌黎固所稱起八代之衰，振綺靡之習者也。柳州則始泛濫於六朝，而既溯洄於秦漢。繇是稱兩家者，率略其四六，而特重其古文辭。其古文辭歷傳爲歐、蘇、曾、王。迨讀其四六製作，則又無不足謝六代之華，而啓一時之秀焉。【略】余嘗爲之言曰：非韓、柳之法，必無以入秦漢，非韓、柳之人與其時，必無可薄六朝。

《雪濤詩評》從古以來，詩有詩人，文有文人。【略】有唐一代詩人，【略】求其兼詣並呈，自杜樊川、柳柳州之外，殆不多見。

《水西答問》六朝以來，氣弱格卑，詞皆靡麗，詭僻組織之作，何救世教哉？唐之韓、柳，排陋習而振起其衰弊，其文正大嚴謹，大概因文見道，而爲一代之宗。

《詩鏡總論》中唐人用意，好刻好苦，好異好詳。求其所自，似得諸晉人《子夜》，漢人樂府居多。

又 中唐詩近收斂，境斂而實，語斂而精。勢大將收，物華反素。盛唐鋪張已極，無復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之斂也。初唐人承隋之餘，前華已謝，後秀未開，聲欲啓而尙留，意方涵而不露，故其詩多希微玄澹之音。中唐反盛之風，擯意而取精，選言而取勝，所謂綺繡非珍，冰紵是貴，其致迥然異矣。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氣不完，體格卑而聲氣亦降，故其詩往往不長於古而長於律，自有所由來矣。

又 絕去形容，獨標真素，此詩家最上一乘。本欲素而巧出之，此中唐之所以病也。李端「園林帶雪潛生草，桃李雖春未有花」，此語清標絕勝。李嘉祐「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風味最佳。「野棠」句帶琢，「江燕」句則真相自然矣。羅隱「秋深霧露侵燈下，夜靜魚龍逼岸行」，此言當與沈佺期王摩詰折證。

又 專尋好意，不理聲格，此中晚唐絕句所以病也。詩不待意，即景自成。意不待尋，興情即是。

《詩源辯體》卷二四 大曆以後，五七言古、律之詩，流於委靡。元和間，韓愈、孟郊、賈島、李賀、盧仝、劉（義）（叉）、張籍、王建、白居易、元稹諸公羣起而力振之，惡同喜異，其派各出，而唐人古、律之詩至此爲大變矣。亦猶異端曲學，必起於衰世也。

又卷三六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所選二十五人，詩一百三十二首，皆中唐詩也，而其人半不知名，錢、劉、皇甫，所選多非所長。【略】仲武進錢、郎、皇甫，而獨抑劉，背戾滋甚。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凡例》 昌黎作《師說》，抗顏爲師，由是奇材輩出，若李習之、皇甫持正、李義山、杜牧之奇矣。至孫隱之，而愈出愈奇。宋初，若王元之、穆伯長、蘇子美，亦大有人在。選大家而限以八，得毋爲坐井之窺乎？

《詩辨坻》卷三 大曆以後，解樂府遺法者，唯李賀一人。設色穠妙，而詞旨多寓篇外，刻於撰語，渾于用意。中唐樂府，人稱張、王，視此當有郎奴之隔耳。

《抱真堂詩話》 聯句若昌黎《石鼎》，自佳。元白動必數百韻，有類乘舟泛溟海，星辰不辨，但覺身熱頭痛之煩。

《昌谷集句解定本》卷首引陳澧亭評語 東野之古，浪仙之律，長吉樂

府，玉川歌行，其才具工力，故皆過人，此皆篤論也。

又引崔季輅評語 宋景公諸公在館中評唐人詩，曰：「李白仙才，長吉鬼才。」而杜牧之乃有牛蛇之喻。不知鬼者，不其幽昏無聲，居于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耳，非遂謂其真鬼也。若是，則《玄怪》、《樹萱錄》，俱得先長吉矣。

又引胡荊生評語 當時海內稱詩以元、白爲宗，鄙俚枯淡，稚弱猥雜，曾委巷歌謠之不如。間好爲長吉鬼語。不察長吉胸有萬卷書，筆無半點塵，奈何妄自攀附，猶假鬼假子，面效鬼聲，終身淪墮鬼趣，才何有焉。此非予言，古人道之矣。

《詩筏》 長慶長篇，如白樂天《長恨歌》、《琵琶行》，元微之《連昌宮詞》諸作，才調風致，自是才人之冠。其描寫情事，如泣如訴，從《焦仲卿》篇得來。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政在描寫有意耳。擬之於文，則龍門之有褚先生也。蓋龍門與《焦仲卿》篇之勝，在人略處求詳，詳處復略，而此則段段求詳耳。然其必不可朽者，神氣生動，字字從肺腸中流出也。

《戴酒園詩話·屬對》 中晚人好以虛對實，如元微之「花枝滿院空啼鳥，塵榻無人憶卧龍」，李義山「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皆援他事對目前之景。然持戟徘徊，憑肩私語，皆明皇實事，不爲全虛，雖借用牽牛，可謂巧心潛發。

又《升庵詩話》（楊）用修曰：「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一派學賈島。其詩不過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箇字，撚斷數莖鬚也。余嘗笑之，彼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今不讀古而徒事苦吟，撚斷筋骨亦何益哉！真處禪之蟲也。」余意用修以此矯空疏之弊，誠爲石論，但兩家詩派自分，其弟子得失亦自有別。張主言情，語多平易，賈專寫景，意務雕搜。且張佳處本在樂府歌行，舍其委婉諷諭之章，而模其淺近，此誠庸劣。閻仙古詩雖氣格不靡，時多酸陋，短律推敲良具苦心，學之者專務于此，故時有出藍之美。兩派中有善學不善學之分，概謂之「蟲」，恐非平允。

《圍爐詩話》卷一 步韻，元白猶少，皮陸已多，今則非步韻無詩矣。陷溺之甚者，遂謂步韻詩思路易行，又或倡作而步古人詩之韻。